

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姚文元著



新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丛书
論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姚文元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739

开本 850×1156 精 1/32 印张 11 3/4 插页 2 字数 238,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7) 1.20 元

序　　言

这本書是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所写的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論文的結集。这完全是一本“赶任务”的書。能够写出这些东西，主要是由于有党的领导和同志們热情的帮助。按內容來說，这些文章执行着批判的、革命的、战斗的任务，全部是为当前彻底粉碎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的。因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涉及到各方面的問題，所以批判的內容就不是局限在文学問題上，而同时通过文学問題进行着对政治上、思想上、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和資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記得今年的“文学研究”第一期上，登載着一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針問題辯論”的报导，其中有一派叫做“系統派”，他們主張文学研究应当以系統的“长远的学术要求为主”，多做“‘百年大計性’的长远性的学术研究”，要以研究中外古典遺产为重点。至于参加当前思想斗争分析实际問題的文章呢，那是很淺薄的，“只要作一些判断就行”，根本沒有“长远性”的学术价值。他們把思想斗争歪曲为“聚集一批打手”，他們提出“不要跟着社会上跑”。这本集子里这类文章，正是“系統派”輕蔑地称为“只要作一些判断”的文章，他們之瞧不起是必然的。关在高牆深院之中，浮沉于洋人死人的典籍之内，两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在“学术性”，做着能“一举成名”的“百年大

計”的研究，和一切“打手”工作絕緣，那自然是极为幸福的生活。可惜我还没有做到“心如古井”的地步，这样的幸福生活和我是沒有任何緣份的。我乐于把全部业余时间獻給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我希望自己永远能“跟着社会上跑”，只要跟得上，沒有落伍，这就是最大的快乐了。但生活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一定赶得上，也还要努力一番之后才能下結論的。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修正主义理論及在这种理論影响之下的資产阶级創作傾向的批判。在开始写的时候，并沒有想写成連續性的东西，但自从写了“再談教条和原則”之后，我就感到，各种各样修正主义理論和創作傾向有着內在的联系，只有不仅分別从个别的文章、个别的觀点去批判，而且把这些文章和論点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潮流，也在它們相互关系上去分析批判时，批判才能够深入。所以，后来写的論文都带了一点連續性，在提到这个修正主义論点时就和別的、已經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論点相比較，使之前后联結。批判修正主义是文艺上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两条路線的斗争，希望讀者在看这些文章时，也把它們看作一个整体的分篇，把各个批判对象看作同一条修正主义路線在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例如刘紹棠的謬論的祖師爷就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秦兆阳的修正主义和錢谷融先生的修正主义又可以对照起来加以比較，錢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論”和胡风、馮雪峰的理論又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样看就可以更加深入。

第二部分是批判馮雪峰、丁玲、艾青的三篇文章。丁陈集团中这三个人物，在理論創作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他們历史上都干过“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的丑事，他們

代表着长久以来革命文艺内部的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也是文艺领域中一批右派分子的首脑和许多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他们过了民主革命的关而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关，正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的革命，是彻底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念和阶级立场，就一定会被历史所击碎。丁陈集团的揭露标志着文学领域中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惨重失败。关于丁、艾的两篇文章，就是想从历史发展上去分析批判他们创作中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理出一条主要的线索。

文艺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革命文艺外部和内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和赤裸裸的封建复古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及披着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修正主义理论作斗争的历史，是革命文艺界和外部的敌人及混入内部的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就在这种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曾经经历了它的幼稚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他各种错误，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们清楚地看到，从胡风、冯雪峰一直到刘绍棠，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攻击的却正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这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文件中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在这个

“講話”中，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理論，解决了一系列的原则問題，給予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理論以致命的打击，指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根本的道路。它正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修正主义者們把这个文件中的观点当作他們的眼中釘，一有机会就要叫囂說它“不行了”，这正反映出他們对真理深刻的恐惧。我們要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大胆創造，勇于革新，使社会主义文学奇花怒放，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垂头丧气。

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出現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按它的广泛性和进攻的剧烈性來說，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它有理論，有在这种理論指导下的創作，并且还篡夺了某些阵地（如“人民文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的潮流。这个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又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国际上反苏、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形势摆明了：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一場大辯論开始了，大辯論的結果，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線得到了偉大的胜利，修正主义文艺路線彻底破产。

修正主义者究竟反对的是哪些根本的原则呢？我們和修正主义者最主要的分歧是在哪几个問題上呢？

第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修正主义者坚决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在文艺上最根本的分歧。我們主張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成长的根本保証。修

正主义者却攻击党的领导“束缚”了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他們認為：要为政治服务就沒有“創作自由”了。实际上，修正主义者只不过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他們的目的正是要文艺去为資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正是企图从共产党手里把领导权搶过来，使文艺走上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两种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自由。我們坚持社会主义的自由，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都有发挥独創性的广阔的天地，但对于一切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作品却要給予坚决的打击，因为如果有了宣傳資本主义复辟的自由，就沒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自由。自由是从人类对于客觀規律的認識中产生的。修正主义者要求的“創作自由”，是使作家离开同社会发展規律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立場，陷入同社会发展相敌对的资产阶级立場，結果只能陷入謬誤性反动性而談不到絲毫自由。为了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修正主义者片面地強調所謂“艺术的特殊性”，想用夸大特殊性的方法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阶级社会中文艺的阶级性，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中表現鮮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千方百計地想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原則。他們的話都講得很巧妙，但反对馬克思主義的阶级論这点是一切修正主义理論共同的特色。这是他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武器”。

第二，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修正主义者反对站在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場上去反映新的前进的社会主义生活。有一派主張所謂“写真实”，他們把政治上的正确性和艺术上的真实性对立起来，顛倒黑白地把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場上，真实地反

映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生活、創造了沒有个人主义思想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的作品，歪曲为“公式化概念化”、“不真实”。他們提倡所謂“揭露阴暗面”“講真心話”——站在資产阶级立場上来攻击、丑化共产党和新社会，把次要的缺点夸大为占統治地位的根本缺点，把旧社会留下来的官僚主义作风殘余捏造成仿佛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产生的，把人民内部的缺点当作敌人来打击，以引导作家用反官僚主义的形式去写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他們同时又把資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反动的資产阶级思想加以美化，当作“英雄”人物和先进思想来歌頌。这派修正主义者在艺术上还反对艺术上的概括，提倡“有什么写什么”，“真实的就有思想性”，所以創作上有时也表現为自然主义倾向。另一派則反对文学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提倡一种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这种“人道主义”、“人情”、“人性”从古以来就在人类身上不变地存在，作品中只要一有这种“人道主义”或“人情”、“人性”，就立刻成为优秀的以至偉大的作品了。如果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強調了文艺反映現實，就一定变成“公式化概念化”。这派修正主义者以表現抽象的“人道主义”、“人之常情”作为文学的任务，实际上唱的还是資产阶级人性論的老調子。馮雪峰理論中的“主观力”“热血的心”也属于这一类。这两派表面上似乎是两个极端，实际上他們都共同的反对无产阶级立場，反对文艺的党性原則，曲解文艺和人民生活的正确关系，歪曲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第三，在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上，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們反对普及工作，誣蔑新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社

会主义文艺为“低級”、“艺术水平低”，贬低、攻击、否定中国和苏联已經获得广大人民喜爱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抹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以前各种现实主义文学在“內容特点”上的根本区别，抹杀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偉大的革命性质。另一面，修正主义者又毫无批判地拜倒在資产阶级文艺的脚下，要求新文艺朝資产阶级方向去“提高”。他們在思想內容上竭力提倡用同情和怜憫去表現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内心矛盾、苦悶、分裂，反对作家努力去描写劳动人民崇高的精神面貌，反对对資产阶级知識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感情进行批判。

第四，在文艺創作和作家思想意識的关系上，修正主义者反对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創作的指导作用，反对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他們都重复胡风的那套反动理論，所謂“通过創作實踐就可达到馬克思主义”，“忠实于现实主义可以跨越过世界观的缺陷”。从这里就得出只要“忠于現實”，思想反动也能够写出进步的作品的荒謬理論。这类修正主义者虽然也喊着“反教条主义”，但他们自己都是最頑固的教条主义者。他們完全脱离文艺創作的实际情况，片面地抓住恩格斯講巴尔扎克那一段話拚命加以歪曲，作为自己反馬克思主义的資本。他們說來說去离不开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对于生动的文学史和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教訓閉起眼睛，死抱住胡风那套千疮百孔的烂家伙。他們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理論上的騙子手，誰上了这种理論的当，就会走到胡风思想的歧路上去。

第五，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修正主义者反对用政治标准

和艺术标准两个标准来衡量作品，反对把政治标准放到第一位。他們主張“艺术即政治”“有艺术性就一定有政治性”，实际上是想把艺术标准放到第一位。这种理論的实质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它的目的是在艺术第一的标准下，保护有一定艺术性的毒草，扼杀某些社会主义政治倾向鮮明但在艺术上有某些缺点的香花，发展反动的資产阶级文艺。

第六，在艺术风格上，修正主义者竭力摹仿外国，反对創造劳动人民喜聞乐見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修正主义者的眼睛总是朝着外国資产阶级，他們把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創造的文学捧到九霄云上，自己沒有一点創造性，跪在地上，奴性十足。據說有这么一个人，对中国的短篇小說从来不看，因为“艺术水平太低”，可是一听到契訶夫的名字，就立刻神經緊張，“肃然起敬”。这种人头脑里渗透了資本主义的毒液，連直起背脊骨来的勇气都沒有。他們是思想上的投降主义者，艺术上忘族背祖的人。

以上这几点是主要的，自然具体的論点还有許多。和这些修正主义理論相适应，創作上就出現了各种資产阶级傾向。在“論詩歌創作中的一种傾向”及“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創作傾向”两文中，比較集中地批判了詩歌和小說中的資产阶级傾向，自然，这还是不够的。

在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也要反对和避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对文艺現象作全面的分析，用粗暴的压服而不是用說服的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他們怀疑或反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这是完全錯誤的。这不但会違背党的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而且会阻碍学术文化的发展，阻碍馬克思主义思想更快、更彻底地去战胜資产阶级思想。我們在理論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地区別两类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否認“馬克思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創作中的現實主义”这个公式，認為政治性可以代替艺术性，馬克思主義可以代替现实主义。他們忽視刻苦学习艺术技巧的重要，不注意創作的特点，否認艺术有它特殊的教育功能——用生动的形象的生活描繪和創造人物来教育人民的功能。这会导致简单化地对待文艺創作，妨碍艺术創造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教条主义另一个表現是脱离实际，空談理論，生吞活剥外国文学理論的一些概念，沒有独立的創造性，沒有坚持真理势如破竹的共产主义风格。他們染有濃重的学究气，不看新作品，不大注意实际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厚古薄今，脱离群众，墨守成規，时而粗暴，时而胆小。他們使理論和实际分离，結果使理論变成沒有革命的批判精神的教条。这种倾向，无疑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我們也要加以破除。有一些資产阶级伪学者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本质，也故意搬弄了不少吓人的教条（如徐中玉之流），裝成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樣子，我們要把这些人的伪装剝掉，显出他們的真面目。

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还要繼續一个很长的时期。这个斗争是曲折的、起伏的、反复的、有时还是很剧烈的。“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有机会它还会再起来进攻，不会因这次失败而永远銷声匿迹。要把紅旗插遍文艺領域，还要繼續进行思想革命。我們如果忽視這方面的斗争，麻

痈大意丧失警惕，就会犯错误。虽然党反复地教育我们要注意思想斗争，但每一次大斗争高潮过去之后，总有一些同志有“松一口气”“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大斗争了”的想法，以致在下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袭击下解除武装，或竟至做了俘虏。这一回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一定使自己头脑处在清醒的状态，继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各种现象。

我们对于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迷信未来”。未来是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时代，未来的文学属于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即使还在挣扎，但它注定是要死亡的，社会主义文学还在青年时代，它将有无限广阔和无限光辉的前途。社会主义文学，按其反映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来说，是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按其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反映生活，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按其服务对象来说，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即工农兵服务；按其风格来说，是无产阶级的、中国民族的风格，它有着鲜明的阶级的和民族的色彩，有高度的独创性，决不因袭洋人、古人、死人；按其方法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即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根本的原则，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把艺术上高度的真实性和高度的理想性结合起来，把对于现实生活切实的分析和对艺术形象最大胆的想象和幻想结合起来，把当前生活的描绘和对于未来远景的瞻望结合起来，把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瀑布般奔放的热情结合起来，把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激情的

歌頌和对于腐朽落后事物尖銳的批判結合起來；按其基調來說，社会主义文学充滿革命的乐观主义，充滿使山河变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永远是生气勃勃地鼓舞人前进，它和一切悲觀主义絕緣，即使在描写錯誤时也決不使人民丧失信心。社会主义文学把先进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生活和宇宙万物都納入創造的画图中，題材是无穷无尽的。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和共产主义文学将登上世界文学的最高峰，把旧时代的文学远远抛在后面，創造出举世震惊的奇迹。那时候，一切怀疑主义者都将哑口无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学将以夺目的光彩出現于世界，它将如山岳一样雄偉，大地一样坚实，海洋一样深广，朝霞一样灿烂！

讓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这个灯塔的照耀下，为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勇敢地斗争、大胆地創造吧！

姚文元 1958年5月29日

目 次

序言	1
第一部分	
教条和原則	3
——与姚雪垠先生討論	
論詩歌創作中的一种傾向	12
再談教條和原則	24
——与劉紹棠等辯論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是無產階級	
革命時代的新文學	50
——同何直、周勃辯論	
論陳涌在魯迅研究中的反馬克思主義	
的修正主义思想	95
批判文學中的人性論	132
——和錢谷融等辯論	
新的時代、新的美和新的文學	179
——慶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文學上的修正主义思想潮和創作傾向	195
論“探求者”集團的反社会主义綱領	247

第二部分

- 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艺路線的思想基础 275
莎菲女士們的自由王国 293
——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論丁玲創作思想和創作
倾向发展的一个綫索
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 337

第一部分

